越絕書/卷七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越絕書

◀上一卷

卷七　越絕外傳記范伯第八　越絕內傳陳成恒第九

下一卷▶

越絕外傳記范伯第八

昔者，范蠡其始居楚，曰范伯。自謂衰賤，未嘗世祿，故自菲薄。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，居則安天下之賤位。復被髮佯狂，不與於世。謂大夫種曰：「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，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。天運歷紀，千歲一至。黃帝之元，執辰破巳。霸王之氣，見於地戶。子胥以是挾弓干吳王。」於是要大夫種入吳。

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，伍子胥在，自與不能關其辭。蠡曰：「吳越二邦，同氣共俗，地戶之位，非吳則越。」乃入越。越王常與言盡日。大夫石買，居國有權，辯口，進曰：「衒女不貞，衒士不信。客歷諸侯，渡河津，無因自致，殆非真賢。夫和氏之璧，求者不爭賈，騏驥之才，不難阻險之路。□□□之邦，歷諸侯無所售，道聽之徒，唯大王察之。」於是范蠡退而不言，遊於楚越之間。大夫種進曰：「昔者市偷自衒於晉，晉用之而勝楚，伊尹負鼎入殷，遂佐湯取天下。有智之士，不在遠近取也，謂之帝王求備者亡。易曰：『有高世之材，必有負俗之累，有至智之明者，必破庶眾之議。』成大功者不拘於俗，論大道者不合於眾。唯大王察之。」

於是石買益疏。其後使將兵於外，遂為軍士所殺。是時句踐失眾，棲於會稽之山，更用

種、蠡之策，得以存。故虞舜曰：「以學乃時而行，此猶良藥也。」王曰：「石買知往而不知來，其使寡人棄賢。」後遂師二人，竟以禽吳。

子貢曰：「薦一言，得及身，任一賢，得顯名。」傷賢喪邦，蔽能有殃。負德忘恩，其反形傷。壞人之善毋後世，敗人之成天誅行。故冤子胥僇死，由重譖子胥於吳，吳虛重之，無罪而誅。傳曰：「寧失千金，毋失一人之心。」是之謂也。

越絕內傳陳成恒第九

昔者，陳成恒相齊簡公，欲為亂，憚齊邦鮑、晏故徙其兵而伐魯。魯君憂也。孔子患之，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：「諸侯有相伐者，尚恥之。今魯，父母之邦也，丘墓存焉，今齊將伐之，可無一出乎？」顏淵辭出，孔子止之，子路辭出，孔子止之，子貢辭出，孔子遣之。

子貢行之齊，見陳成恒曰：「夫魯，難伐之邦而伐之，過矣。」陳成恒曰：「魯之難伐，何也？」子貢曰：「其城薄以卑，池狹而淺，其君愚而不仁，其大臣偽而無用，其士民有惡聞甲兵之心，此不可與戰。君不如伐吳。吳城高以厚，池廣以深，甲堅以新，士選以飽，重器精弩在其中，又使明大夫守，此邦易也。君不如伐吳。」成恒忿然作色曰：「子之所難，人之所易也，子之所易，人之所難也。而以教恒，何也？」子貢對曰：「臣聞憂在內者攻疆，憂在外者攻弱。今君憂內。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，大臣有不聽者也。今君破魯以廣齊，墮魯以尊臣，而君之功不與焉。是君上驕主心，下恣群臣，而求成大事，難矣。且夫上驕則犯，臣驕則爭，是君上於主有卻，下與大臣交爭也。如此，則君立於齊，危於重卵矣。臣故曰不如伐吳。且夫吳明猛以毅而行其令，百姓習於戰守，將明於法，齊之愚，為禽必矣。今君悉擇四疆之中，出大臣以環之，黔首外死，大臣內空，是君上無疆臣之敵，下無黔首之士，孤立制齊者，君也。」陳恒曰：「善。雖然，吾兵已在魯之城下，若去而之吳，大臣將有疑我之心，為之奈何？」子貢曰：「君按兵無伐，臣請見吳王，使之救魯而伐齊，君因以兵迎之。」陳成恒許諾，乃行。子貢南見吳王，謂吳王曰：「臣聞之，王者不絕世，而霸者不疆敵，千鈞之重，加銖而移。今萬乘之齊，私千乘之魯，而與吳爭疆，臣切為君恐，且夫救魯顯名也，而伐齊，大利也。義在存亡魯，勇在害疆齊而威申晉邦者，則王者不疑也。」吳王曰：「雖然，我常與越戰，棲之會稽。夫越君，賢主也。苦身勞力，以夜接日，內飾其政，外事諸侯，必將有報我之心。子待吾伐越而還。」子貢曰：「不可。夫越之疆不下魯，而之疆不過齊，君以伐越而還，即齊也亦私魯矣。且夫伐小越而畏疆齊者不勇，見小利而忘大害者不智兩

者臣無為君取焉。且臣聞之，仁人不困厄，以廣其德，智者不棄時，以舉其功，王者不絕世，以立其義。今君存越勿毀，親四鄰以仁，救暴困齊，威申晉邦以武，救魯，毋絕周室，明諸侯以義。如此，則臣之所見，溢乎負海，必率九夷而朝，即王業成矣。且大吳畏小越如此，請東見越王，使之出銳師以從下吏，是君實空越，而名從諸侯以伐也。」吳王大悅，乃行子貢。

子貢東見越王，越王聞之，除道郊迎至縣，身御子貢至舍而問曰：「此乃僻陋之邦，蠻夷之民也。大夫何索，居然而辱，乃至於此？」子貢曰：「弔君，故來。」越王句踐稽首再拜，曰：「孤聞之，禍與福為鄰今大夫弔孤，孤之福也，敢遂聞其說。」子貢曰：「臣今見吳王，告以救魯而伐齊。其心申，其志畏越，曰『嘗與越戰，棲於會稽山上。夫越君，賢主也。苦身勞力，以夜接日，內飾其政，外事諸侯，必將有報我之心。子待我伐越而聽子。』且夫無報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，拙也，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，殆也，事未發而聞者，危也。三者，舉事之大忌。」越王句踐稽首再拜，曰：「昔者，孤不幸少失先人，內不自量，與吳人戰軍敗身辱，遺先人恥。遯逃出走，上棲會稽山，下守溟海，唯魚鱉是見。今大夫不辱而身見之，又出玉聲以教孤，孤賴先人之賜，敢不奉教乎？」子貢曰：「臣聞之，明主任人不失其能，直士舉賢不容於世。故臨財分利則使仁，涉危拒難則使勇，用眾治民則使賢，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。臣竊練下吏之心，兵疆而不并弱，勢在其上位而行惡令其下者，其君幾乎？臣竊自練可以成功至王者，其唯臣幾乎？今夫吳王有伐齊之志，君無惜重器，以喜其心，毋惡卑辭，以尊其禮，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，則君之福也。彼戰而勝，必以其餘兵臨晉。臣請北見晉君，令共攻之，弱吳必矣。其騎士、銳兵弊乎齊，重器、羽旄盡乎晉，則君制其敝，此滅吳必矣。」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：「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眾以殘伐吾邦，殺敗吾民，屠吾百姓，夷吾宗廟，邦為空棘，身為魚鱉餌。今孤之怨吳王，深於骨髓。而孤之事吳王，如子之畏父，弟之敬兄，蹋孤之外言也。大夫有賜，故孤敢以疑？」請遂言之：「孤身不安床席，口不甘厚味，目不視好色，耳不聽鐘鼓者，已三年矣。焦唇乾嗌，苦心勞力，上事群臣，下養百姓。願一與吳交天下之兵於中原之野，與吳王整襟交臂而奮，吳越之士繼蹟連死，士民流離，肝腦塗地，此孤之大願也。如此不可得也。今內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，外事諸侯不能也。孤欲空邦家，措策力，變容貌，易名姓，執箕幬，養牛馬，以臣事之。孤雖要領不屬，手足異處，四支布陳，為鄉邑笑，孤之意出焉。大夫有賜，是存亡邦而興死人也，孤賴先人之賜，敢不待命乎？」子貢曰：「夫吳王之為人也，貪功名而不知利害。」越王慴然避位曰「在子。」子貢曰：「賜為君觀夫吳王之為人，賢疆以恣下，下不能逆，數戰伐，士卒不能忍。太宰嚭為人智而愚，疆而弱，巧言利辭以內其身，善為偽詐以事其君，知前而不知後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，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。」越王大

悅。

子貢去而行，越王送之金百鎰、寶劍一、良馬二，子貢不受，遂行。

至吳，報吳王曰：「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，越王大恐，乃懼曰：『昔孤不幸，少失先人。內不自量，抵罪於縣。軍敗身辱，遯逃出走，棲於會稽，邦為空棘身為魚鱉餌。賴大王之賜，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。大王之賜，死且不忘，何謀敢慮？』其志甚恐，似將使使者來。」

子貢至五日，越使果至，曰：「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，敢修下吏問於左右：昔孤不幸，少失先人內不自量，抵罪於縣。軍敗身辱，遯逃出走，棲於會稽。邦為空棘，身為魚鱉餌。賴大王之賜，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。大王之賜，死且不忘。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，誅疆救弱，困暴齊而撫周室，故使越賤臣種以先人之藏器，甲二十領、屈盧之矛、步光之劍，以賀軍吏。大王將遂大義，則弊邑雖小，悉擇四疆之中，出卒三千，以從下吏，孤請自被堅執銳，以受矢石。」吳王大悅，乃召子貢而告之曰：「越使果來，請出卒三千，其君又從之，與寡人伐齊，可乎？」子貢曰：「不可。夫空人之邦，悉人之眾，又從其君，不仁也。君受其幣，許其師，而辭其君。」吳王許諾。子貢去之晉，謂晉君曰：「臣聞之，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，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。今齊吳將戰，勝則必以其兵臨晉。」晉君大恐，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子貢曰：「修兵休卒以待吳，彼戰而不勝，越亂之必矣。」晉君許諾。子貢去而之魯。吳王果興九郡之兵，而與齊大戰於艾陵，大敗齊師，獲七將，陳兵不歸。果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。吳晉爭疆，晉人擊之，大敗吳師。越王聞之，涉江襲吳，去邦七里而軍陣。吳王聞之，去晉從越。越王迎之，戰於五湖。三戰不勝，城門不守，遂圍王宮，殺夫差而僇其相。伐吳三年，東鄉而霸。故曰子貢一出，存魯，亂齊，破吳，疆晉，霸越，是也。